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精品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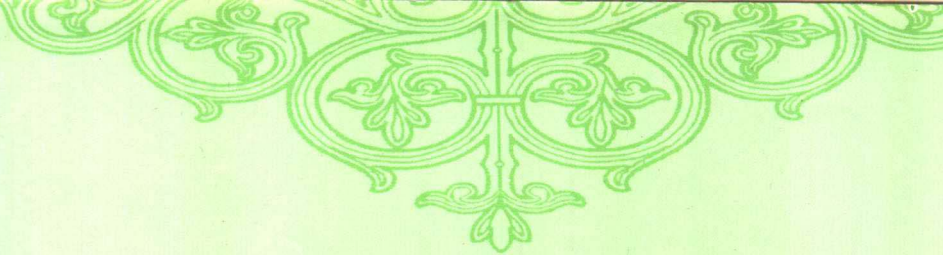
海上 繁林梦



下

〔清〕孙家振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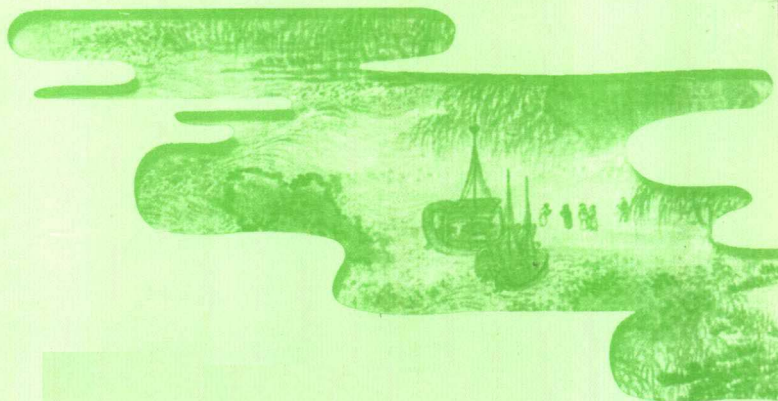
中国文史出版社



海上繁华梦

(清) 孙家振 著

(下)



中国文史出版社

目 录

第七回	求代死淑姬烈志 赋悼亡名士伤心	(439)
第八回	平戟三慰友劝游 杜少牧别兄访学	(445)
第九回	贾维新飞扬跋扈 甄敏士道学风流	(450)
第十回	斗繁华药业赛灯 轧热闹梨园串戏	(456)
第十一回	柳纤纤邀吃留头酒 花好好误垫下脚钱	(462)
第十二回	打讨人恶鸨狠心 觅空子赌龟毒眼	(469)
第十三回	骗开矿天花乱坠 约游园焰火通明	(476)
第十四回	大资本一块金砖 小输赢两张汇票	(483)
第十五回	金子富一败涂地 周策六满载还乡	(489)
第十六回	麦南出手办赌徒 富罗迎头打大姐	(497)
第十七回	许行云耐心服礼 夏尔梅受气发标	(504)
第十八回	忿跳槽夏尔梅卖老 怒翻台金子多作威	(510)

第十九回	杜少牧苦劝夏尔梅 花笑桃痛骂周策六	(516)
第二十回	落帐房笑桃受逼 借干铺少牧担惊	(522)
第二十一回	半夕话唤醒柳纤纤 一场和跌倒花好好	(530)
第二十二回	许行云央媒说嫁 钱少愚瞒母冶游	(536)
第二十三回	夏尔梅做一月老公 金子富借三分重债	(542)
第二十四回	卖田产弟兄反目 施家教母子成仇	(548)
第二十五回	牙疼咒少愚受魔 心虚病阿珍打鬼	(555)
第二十六回	空捣鬼返魂无术 畏见娘落魄有由	(561)
第二十七回	全骨肉谢幼安执言 看戏文屠少霞感旧	(568)
第二十八回	坐花楼淫姬吊膀 开菊榜伶隐标名	(575)
第二十九回	妓嫖妓摆酒闹奇闻 强遇强游园约磨斗	(581)
第三十回	救吞烟手忙脚乱 鬻吃酒眼笑眉开	(588)
第三十一回	谢幼安托讽蛀虫 金子富狂斗蟋蟀	(594)
第三十二回	十台酒主人多似客 双下脚冬至大如年	(601)
第三十三回	颜如玉议捆柳纤纤 夏尔梅思娶花好好	(607)
第三十四回	柳纤纤求救济良所 花好好受辱迎春坊	(614)

第三十五回	恶鸨二打花好好 赌龟三卖叶蓁蓁	(620)
第三十六回	周策六两案并发 夏尔梅一病深缠	(627)
第三十七回	平戟三治疾发箴言 夏尔梅临终授遗嘱	(633)
第三十八回	一封书名姬脱籍 三尺法恶鸨游街	(639)
第三十九回	颜如玉九曲桥发疯 巫楚云百花里绝命	(646)
第四十回	百回书归结繁华梦 一本戏演出过来人	(653)

续 集

第一回	甄敏士东游返旆 刘药荪南下卜居	(660)
第二回	雅叙园知己欢迎 怡情阁待儿感旧	(667)
第三回	新花头纳凉坐电车 小竹杠冒雨购风扇	(675)
第四回	刘药荪痛骂候谱涛 温玉如误交萧怀策	(683)
第五回	陈列所购物藏头露尾 新舞台看戏触目惊心	(690)
第六回	戚祖诒酒后发狂言 萧怀策茶余施密计	(697)
第七回	诈中诈楼台缥缈 酸里酸风雨飘摇	(704)
第八回	谢媒人阔摆十双抬 锁败子怒施三尺链	(712)

第九回	水深火热病倒萧郎 识广见多力排魔障	(720)
第十回	金烟筒不翼而飞 玉带扇有毛皆断	(727)
第十一回	拔牙齿先生装媚态 打嘴巴观察逞威风	(735)
第十二回	小花园燕叱莺嗔 俱乐部茶温酒熟	(743)
第十三回	镪水一瓶逆儿外走 生烟半盒老母西归	(751)
第十四回	大出丧人马喧攘 新开市笙歌热闹	(759)
第十五回	宅乱家翻祖诒求计 花明柳暗怀策设谋	(766)
第十六回	避暑园夜半听滩簧 留春榭途中逢恶剧	(774)
第十七回	看演龙一场没趣 捉快马四面受惊	(781)
第十八回	会小溪肉割心头 贾扬仁眼生顶上	(789)
第十九回	圈的温三战三北 勃兰地一口一杯	(796)
第二十回	柳飞飞隔座送钩 花惜惜当场出彩	(804)
第二十一回	逼翻台戏弄甄兰坞 喊移茶触恼王柏台	(812)
第二十二回	长春堂但姆肆威 同芳居阿珊撒泼	(819)
第二十三回	丑道台屈膝跪妓院 俏侍儿有意辱官场	(826)
第二十四回	杜少牧结伴游焦山 姚景史单骑走徐汇	(833)

第二十五回	病伤寒名医束手 戒佚游良友砭心	(839)
第二十六回	黄麓曦议娶醉月楼 金伯范怒捣留春榭	(845)
第二十七回	赏中秋桂花露冷 闹五更梅子风酸	(851)
第二十八回	除牌子将计就机 借公馆穷奢极侈	(858)
第二十九回	泄春光车夫饶舌 瞒夜雨侍婢耽心	(865)
第三十回	贾惺惺根究大菜间 柳飞飞发起女总会	(872)

第七回

求代死淑姬烈志 赋悼亡名士伤心

话说平戟三在楚云院中碰和出来，邀鸣岐、子靖、聘飞同至望平街新开又一村番菜馆饮酒谈心。鸣岐最是急性，席间盘问戟三为其要剪少牧的边，做了楚云。戟三回称并无此意，并说还要到苏州一行。众人不解。争问：“既然不做楚云，因甚替他碰和？苏州去更有何事？”戟三道：“内中有个讲究。我自从幼安、少牧回了苏州，酒地花天不甚涉足，屈指已经四年多了。前天偶有个朋友说起，群玉坊新到了一个出色妓女，名唤云寓，乃是从天津来的。房中尚有个半老青衣，风貌也甚去得。二人满口苏话，虽说从天津下来，好像先前曾在上海做过，并且多曾嫁过客人。我疑心是郑志和、游冶之娶过的媚香、艳香，听说他们本在天津，莫要近来又到上海？这两个人当初嫁了志和、冶之，不多几时席卷而逃。志和、冶之侦骑四出，影响毫无，曾央我在上海县、新衙门两处存下张案，不准再到沪地为娼，岂容他肆无忌惮？故此满意要去访他一访，若然不是便罢，倘使一花一叶当真是艳香、媚香，定须写信赴扬关照志和、冶之，到申控官重办。不料苏州少牧那边日前又有一封信来，提起有人从天津到苏，听说艳香、媚香与他从前做过的巫楚云春间多在津地，后来因团匪作乱，不知下落。刻下上海可有此三人踪迹？信中又说志和、冶之当日在申落魄，皆因艳香、媚香卷逃而起，倘使来申，不可不发信赴扬知会二人，到沪惩办，稍伸二人当日气愤云云。我得了这一封信，前日故亲到群玉坊去访寻云寓，没有见面。昨天第二次又去，他又出外堂唱去了。无奈何想请客碰和，等他回来，正呼娘姨拿取笔砚，谁知外房闹出周策六的事来，因于今日补碰。倘然我早知道云寓即是楚云，那半老青衣是嫁过贾逢辰的阿素，并不是艳香、媚香，你们想这一场和肯碰么？至于到苏州去的缘故，一则与幼安、少牧阔别多年，二则我久慕吴中山水，从未到过，意欲去游顽一回，并没有别的事情。”

众人道：“原来如此，怪不得我们想不出你是甚意思。”鸣岐道：“你到苏州，几时动身？”戟三道：“明年正月元宵前后。”鸣岐道：“元宵后我也闲着没事，与你同去可好？”戟三大喜道：“当真你肯同去，我一准过了元宵动身。”四人谈谈说说，用完酒菜，各自散归。

光阴易过，瞬息新年。上海的年景虽然岁岁有些更变，却也大同小异。不过正月半前坐马车的馆人年盛一年，那首饰也越是讲究，尽有自己些些没得，出了重价向人租赁

来装场面的。至于身上衣服,从前凡稍有名望的信人,这几天必穿百衲挂念四大红绉裙,如今却把这条裙子灭去,只穿浅色裤子,愈显得触目妖淫,令人有世风愈下之感。

戟三等到元宵一过,就想动身,忽然鸣岐感冒时邪,生起病来,患的乃是喉痧重症,急切不能全愈。戟三替他开方调治,吃了七八帖药,始得转危为安。无奈病后体气虚弱,尚须养息,不便出门。戟三又替他开了一张调理药方,嘱他在家调养,不必赴苏。自己拣个日子,到招商内河小轮船局包了一间房舱,收拾行李下船,向苏进发。午后四点半钟开船,翌日早上七点多钟已抵苏城。戟三上岸,在阊门外马路上就近借了个来安客棧,把行李安顿下了。先到青莲阁吃了碗茶。又到德花楼用些点心,方才进城,问信往桃花坞去,先找少牧,次访幼安。

那知这年苏地时疫流行,也与上海一般,患的多是喉痧,十人中有八九人不治,十分凶险。少牧一家数口,只有自己并未沾染,余俱先后卧床不起。延医诊治,功效毫无。闻听戟三到苏,知他医理精明,心中大喜。急忙迎入内堂,彼此略叙些阔别话儿,就央他替合家治病。戟三绝不推辞,每人诊过了脉,说内中只一三十多岁的佣妇,一二十多岁的厨丁病人膏肓,不可救治,早些送令回家,其余俱幸尚无大害。遂各人开了一张药方,叫少牧但放宽心,服药后自当日见轻可。

少牧感谢不尽,问戟三:“现住何处,何不见行李到来?”戟三回称:“已借在来安客棧,不必惊扰。”少牧一定要差人去取,戟三说:“府中有病不便,且俟缓日。”并问幼安的住处离此多少远近。少牧道:“安哥就在前街,离此并不甚远。但闻他也在患病,不知近日如何?我因家中乏暇,尚未去探问过他。”戟三惊道:“他得的可知是何病症?”少牧道:“也是喉症,并且也不止自己一人。”戟三道:“喉症本来最易传染,但像今岁这般利害,却也少有。幼安不知请过甚样医生?我狠有些放心不下。此症今年有人说忌用凉药,然用竹叶石膏汤奏效的也有。白喉忌表,书上说忌用表药,然用麻黄取汗见功的甚多。总之必须察看病人体气若何,脉理若何,病势若何,再三审慎,才可开方。决不可胶执成见,致误性命。幼安患此险症,倘然服药有误,那还了得!我立刻要去看他一回,明日再行到府可好?”少牧听他要马上去探望幼安,不便相留,说声:“既然如此,我替你唤乘轿子前去,免得沿途问信。去过之后,并可仍回舍间叙谈,一来稍叙阔衷,二来明晨好替合家覆诊,不知意下若何?”戟三点头,口称使得。少牧遂亲自出外,叫了两名轿夫到家。轿子家中现有,抬将出来,请戟三上轿,向谢幼安家中而去。

将到门首,只听得屋中有鸣锣喝道之声,门口竖着两盏姓谢的黑字高灯,墙门内站着许多六局人等,乱纷纷的正在那里料理出殡事宜。戟三不知已到,并不在心,及见轿子停将下来,不觉吃了一惊,急问轿夫:“可知谢家故了何人?几时死的?是何病症?”轿夫回称:“听说故的是姨太太,昨天晚上上喉症身死。”戟三在轿中暗暗跌足道:“可怜!可怜!姨太太想是桂天香无疑。此人性情温厚,风度端凝,看来狠是个载福之人,却不料这般没寿。但不知幼安病体甚样?急须动问明白,若使已经痊愈,不妨进去一吊。倘尚卧床未起,此刻不便入内,只得明日再来。”因差轿夫快去打听,轿夫答应一声去了。片时回至轿前,答称打听得谢老爷也患喉症,已经稍愈,不过尚未见客。戟三

始略略的定下了心，分付轿夫不必进去，仍回桃花坞杜家，明天再说。轿夫抬上肩头，如飞回去。路上边见所备丧仪应有尽有，那灵柩已从门内出来。戟三暗想：“天香人虽柔淑，究竟是个妾媵，幼安并不是僭分越礼之人，怎的替他如此排场？内中当有缘故，明儿必须细问一番。”轿中一路思量，早已回至杜家。

少牧怪他去得太速，急问见过幼安没有？戟三将谢家放了姨太太，正在出殡之事诉知，并说姨太太未知可是天香，或者另有其人？少牧闻言，惊叹道：“安哥家内只有一妻一妾，那有别人？不知天香得何急病，怎的先时我这里也没些信息，并且没有发丧？”戟三道：“轿夫说起，也是喉症，凉来为日不多，故你并没知道。若说没有发丧的缘故，必因安哥病未大愈，无人料理所致。”少牧嗟叹不已。其时轿夫已将轿子在墙门内原处停好，由少牧给发轿钱去讫。戟三是夜住在少牧家中，与少牧抵掌谈心，讲了一大半夜的说话。天明起身，替合家覆诊了脉，果然一个个药到春回，那病势俱减了好些。送回去的一个佣妇，一个厨丁，午饭以后有人来说多已死了。少牧更佩戟三指下高明，想起幼安病虽略痊，急需调理，自己家中的病人今日既俱略见轻可，不妨陪着戟三同到谢家一走。因与戟三说知，戟三答称同去最妙。二人遂步行出门，取道往谢家而去，我且按下慢提。

先说谢幼安自从娶了桂天香回家，天香的温柔淑慎，不但深得幼安之心，齐氏眉姑也因他性情和厚，举止大方，绝不似青楼出身，颇以青眼相待。前集中早经表过，无俟赘言。转瞬四年有余，幼安的长子麒儿已长成了，天香因未曾生育，爱如己出。谁晓那年苏地忽然疫症盛行，麒儿也患起烂喉痧来。幼安夫妇大惊，急延医生诊治。天香也着急万分，每日在房陪伴，并料理汤药一切。看看麒儿日重一日，几致不救，幼安伤感异常，自己也发了一个寒热，隐隐喉间作痛，饮食不进。其时齐氏照顾麒儿尚自不暇，怎能再顾幼安？遂由天香一人衣不解带的尽心服侍。一连三日三夜，误服了医生三帖凉药，腹中内焰起来，口里狂言谵语，病势愈见沉重。天香只吓得魂不附体，自己虽然无病，那饮食也如幼安一般的水米不沾。到第四日的晚上，换了一个名医看治，认定此症必须用麻黄取汗，十分里方有二三分可救，因进了一帖表剂。第五日身上发了些似斑非斑似疹非疹的东西出来，那喉间却仍作痛不止，寒热也并没退凉。天香慌得无可如何。

大凡妇女遇到家人重病，最信的是攘星拜斗，叫喜看香，求签问卜，种种诬民惑世之事，吴中此风更盛。天香却因幼安不信，不敢私下去做，况且也知道他并无益处，徒费资财。惟念昔年在上海的时节，曾与幼安同至丹桂茶园看戏，见演的第六本《查潘斗胜》，查三大病，其妻割股救夫，竟得霍然而愈，遂起了个割股的念头。又念幼安患的乃是喉症，饮食不进，割股怎能医得？不觉分外担愁。侍病到第六日的晚上，医生仍用麻黄表剂，幼安女服药之后伏枕昏睡，汗出如浆。天香认做病势愈凶，更形忧急。等到人定之后，独在床前坐了一回，想起自从身入烟花，幸遇幼安娶为妾室，屈指四年有余。虽未生得一男半女，幼安夫妇何等抬举，如今麒儿病重，不知凶吉如何，幼安又这般危险，倘二长两短，怎报得谢氏深恩？眼中止不住流下泪来。细想：“幼安虽不信祷鬼求神，依了我们女流之见，究竟鬼神未必

没有。何不趁此夜深人静之际，焚香叩告过往神祇。倘能默佑幼安病痊，自愿代他一死，否则亦誓不独生。当向神前盟誓，以冀挽回造化，立起沉痾，除此之外，叫我身为妇女，再无良法可思。”因此定一定神，决了主意。

其时幼安呼呼鼻息，睡得甚浓。遂轻轻的移步出房，取了三对香烛。一对点在当天，一对灶上，一对乃是家堂。点好之后，一处处虔诚默祷，不知磕了多少响头。那额上竟如栗暴一般的坟肿起来，天香不觉得有些疼痛。直祷到金鸡三唱，烛烬香消，天色微明，始防幼安醒来，悄悄回房察视。幸喜他安睡如故。身上的汗已觉得退了些，额上热度也比间凉了许多，心中暗暗欢喜，深感神鬼有灵。第七日仍请原医覆诊，医生始说病有转机，嘱天香这几天务要格外留心，天香唯唯，又问麒儿看来怎样？医生也说可保无妨，天香略略放了些心。是晚三鼓以后，依旧诚心叩祷，一连又是三天。幼安喉痛稍松，已能略进汤粥。麒儿也渐渐好了。天香喜不自胜，却已十日十夜的并没安睡，那精神疲乏已极。见幼安病有起色，这夜始在房中小榻之上和衣假寐片时。

说也奇怪，天香愿代幼安一死，出自至诚，果然天鉴其衷，幼安的病体将痊，天香却是晚大病起来。睡梦中浑身焦热，喉间作痛异常，把他一惊而醒。暗暗喊声：“不好！”起身走至妆台半边，拿了一面镜子，把自己细细一照，见面赤如火，咽喉红肿，竟与幼安起病的时候一般无二。急忙将镜撇下，仍在榻上边眠将下去，自知这一场病应了连宵祷告之言，断断不起。却喜幼安已能无恙，正当视死如归，因此绝不声张，恐防惊动幼安，反为不美。在榻上翻来覆去，挨到天明。有娘姨进房扫地，始与他轻轻说知：“今天身子甚是不适，与少爷一样患了喉痧。”娘姨听见大惊，连说：“如此怎好？必须关照大少奶奶，赶紧延请名医诊治。”天香慌忙摇手，叫他不可乱嚷，惊醒少爷，他是个病后之人，最好使他静养，不许大惊小怪。

那知幼安已醒，语语被他听得，急问：“天香怎样？”天香尚想瞒他，回称：“没有甚事，你只安心养病。”幼安道：“休瞒我，今天你也起了病了。因怕我闻知着急，不肯直说。但今年这个喉症最是险恶，这不是瞒得过我的事，怎好不去知照大少奶奶，上紧延医？”口中讲话，那身子要想挣扎起来看他。天香已在榻上觉察，忙叫娘姨止住，自己强打精神答道：“偶然有些寒热，并不打紧。俾回你有医生到来，央他顺便开一药方是了，何必此刻去请？我只望你早日痊愈，休要烦心才好。”幼安道：“我的病十分中已去了三四分了，怎么你又传染起来？这多是服事得我太过劳顿所致，叫我心上难安。”天香听幼安说出此话，不觉暗中流下泪来，说：“服事你乃是我分内之事，何言劳顿二字？你休过意不去。”幼安道：“话虽如此，但愿你能无甚大病最妙。”

二人正当讲话，恰好齐氏进房，说：“麒儿今日身热退凉，痧子已经发透，喉间肿烂亦已稍痊，看来可保无虞，真是万分之幸。”幼安道：“麒儿病愈，当真万幸。可奈天香昨夜又得起病来，我正要叫娘姨告诉，着你快去请医。”齐氏惊道：“天香好端端得的甚病？”天香在榻上答道：“人有旦夕祸福，偶尔有些感冒，凉来没甚大病。”说毕，把手向齐氏一招，将他招至榻前，勉力挣起了上半个身子，附着齐氏的耳朵，将连日幼安病重，每夜焚香告天，立誓代死的话诉知，又说：“今日我果然患了喉痧，自知此病一定不起。这是我求仁得仁，何必延医诊治？我死有何足

惜，只要幼安早愈，报得他娶我之恩，九泉自当瞑目。”说罢，泪如泉涌。齐氏听天香说出一番惨话，也不免泪痕盈睫，恐幼安瞧见起疑，只得忍住，宽慰他道：“人生生死乃是大数，那有代得的道理？何况你具此一片好心，鬼神有灵更当呵护。说甚无须延医服药，我即刻差人去请医生到来，望你还须自己保重为是。”

天香尚欲有言，齐氏佯称：“出房已久，恐麒麟欲饮汤药，停刻再来看你。”卸身出外，取了幼安一张名帖，差人飞请看治幼安的医生到来。先与天香诊过了脉，问他病势若何？医生回说：“比幼安初起更甚危险，务要格外当心。”也开了一纸麻黄取汗的表药，又取吹药吹过咽喉，并给了一服异功散、一张膏药贴在喉间，等他起泡之后揭去。天香见医生开好药方，嘱他替幼安覆诊，并问可能从此就痊？医生因又与幼安细细覆诊一过，回说只要饮食留神，定可保得无事。天香闻言大喜，只苦的是“饮食留神”四字，此后不能自己细心侍奉，一阵心酸，又不免泪如雨下，幸亏面朝内，没人看见。医生立万已毕，起身告辞。齐氏取方差人撮好了药，第一帖先煎与天香服下，第二帖煎与幼安。这日苦了齐氏一人，既要当心幼安，又要留意麒麟，更须照顾天香，心下好不着急，满望着天香服药之后，也如幼安药到病除，不至竟应了代死誓言。

谁知道“彩云易散，圆月不常”，天香的禄命已绝，一样喉症，幼安服了麻黄表剂，发汗见功，天香体焦无汗，反觉得病更增剧。翌日，医生加重原方，再进一帖，依然是功效毫无。幼安这天已能略在床上起坐，看见天香病重，想起因自己病中服侍而起，不觉心如刀绞，几次要走到榻畔看他，多被天香叫人止住，不许劳动。到了第三天午后，医生以连进表剂，邪不外达，症已不治，不肯开方，告知齐氏赶快另请高明。齐氏慌了主意，再四恳求，始勉强开了十数味药，那脉案却写了三百多字，无非是症成棘手，卸卸肩担的老套话儿。齐氏一面差人出外去照方撮药，一面微向幼安前露些口风，说天香病已垂危，倘有不测，休得过悲，自己保重病体要紧。幼安听了，情知不妙，倚枕呜咽不已。旁晚后药已服下，天香热势愈炽，卧不贴席，幼安再忍不住，起身走到榻边慰问一番。天香仍言并无大病，只劝幼安安睡，那喉音却已不甚清楚。幼安好不悲惨，伸手抚他额上，似有腻汗溢出，听他喉间气息，微微的起有喘声，料着今晚须分外留神，叮嘱娘姨等在房陪侍，自己也强打精神，不敢再睡。果然延至天明时节，天香肝风大动，睁眼见幼安在侧，将手紧紧握住，说了声：“你自己保重病躯。”言毕，将手一松，含泪而逝，时年二十有七。警梦痴仙著书至此，有诗悲之曰：

一现昙花太可怜，伤心紫玉竟成烟。

夜深泣写分钗痛，泪湿灯前百叠笺。

天香已死，幼安几忘自身尚病，大哭一场。幸亏齐氏进房苦苦劝住，并扶他到自己房中安息，并商量一切饰终之事。幼安因正室在前，诸事不便僭妄。齐氏以天香侍病劳心，甚至立誓代夫一死，此等妇女岂寻常侍妾可比，故请幼安破格，以次室之礼相待，所有丧仪除鸣炮外，准用执事、鼓乐、魂轿、容亭、顶马等类，甚是热闹。所以戟三瞧见，疑心幼安并非僭礼之人，何以如此排场？其中必定另有意思，要等见了幼安问个明白，正是这个缘故。

幼安当天香入殓之时，一来病体未痊，二来齐氏恐他伤心，央几个要好亲友

把他陪住在房，不令下楼。直至盛殓已毕，灵柩出门停顿谢氏宗祠，方与幼安说知，劝他不可过悲，且等病愈之后择期安葬。幼安因齐氏此事调度有方，足光泉壤，天香已死，不能复生，并念天幸自己与麒儿得愈，只能略解悲怀。是日只以看书消遣，不问别事。看到晚上，齐氏与家人等深恐劳神太过，劝令服药之后早些安睡。那知不睡犹可，睡在枕上便想起天香生前许多贤淑，不由不悲从中来，覆去翻来，那能成寐？况兼这晚的天气又值风雨交作，潇潇飒飒彻夜不停，幼安听了更增凄惨，因倚枕成《望江南》悼亡词四阙，起来援笔写道：

多少恨，草草短缘惊，一死痴心甘替我，半生知意莫如卿，一亿一伤情。

多少恨。嫁我四年余。贞静未曾貽女站，温柔试问有谁如？回首黯歌歔。

多少恨，恨汝大情痴。每为迟归常不寐，偶当小别便相思，心绪夜灯知。

多少恨，永诀泪如珠。双手握依悲绝命，一言嘱我保微躯，肠断五更余。

写中低诵一过，泪下汎澜，把齐氏从梦中惊醒，起身勉劝一回。幼安填了这四首词，伤心过甚，一时那能慰解得来？幸亏麒儿在床上再三劝父亲不可过悲，并故意寻些古书上的典故动问，幼安始收住了泪，与他答对，岔了开去。少顷，见窗上边天色微明，那风雨也略略止了。齐氏因幼安父子俱是大病初愈，劝二人大家安睡。幼安将所填的《望江南》词折叠好了，移步至床，和衣而卧。齐氏替他盖了一条棉被，尚怕春寒砭骨，又加上一条五彩绒毯。这多是天香平日侍奉惯的，如今天香死了，不由不齐氏担心。所以齐氏想起天香若在，能为自己替力，也不免暗暗流了许多眼泪。幼安伤感了足足一宵，眼多没有合过，此时复睡，方才深入黑甜，鼾声微起。麒儿见父亲酣睡，也就朦胧睡熟，梦里头却还劝着父亲。这是父子天性，非不关痛痒之人可比。齐氏听麒儿梦中劝父，低低的唤醒了他，说：“桂姨虽死，尔父有尔母伴侍，决不使他过于悲伤，尔可安心睡觉。”麒儿点了点头，始又翻身睡去。

齐氏向来起早，因见天已大明，起身梳洗过了，料理家事已毕，到天香的灵台上面，亲手点了枝香。因天香生前好洁，叫仆妇们将灵帋收拾洁净，瞥见韩内壁间挂着一张八寸长天香的古装照片，想起天香临终仓卒，没请画师画得遗容，昨天出殡时容享之内供的也是此照，必须请人画过才是。又想画家于传神一道，有几个十分里有三四分相像？何况从小照上摹拟下来。除非是西法写真，方能够丝毫不爽，何不停回告知幼安，寄到上海画去，岂不甚好？想罢一番，出了灵帋，回至房中看幼安父子曾否起来。

其时日将亭午，幼安已起，闷坐窗前，麒儿半起半眠的陪着。齐氏问二人：“今日身子可好？可曾进些早膳？”二人回说身子尚好，早膳为时已晏，不必进了。齐氏见幼安发髻蓬松，自从患病之后没有梳过，因在镜奁中取出梳具，亲替幼安梳了一条辮子。娘姨来报午饭已经端整，齐氏令先取粥来，服侍幼安父子用过，然后自己下楼吃饭。正要回至房中，把替天香到上海画一西法放大遗照之事告知幼安，只见谢义进内，报称：“桃花坞杜二少爷与上海来的平戟三平大人闻主人有病，特来问候。现在书房里面，不知请主人下楼，还是请二少爷等上楼？”正是：

深悲桃叶辞根去，恰幸金兰入室来。

要知戟三、少牧见了幼安，甚样解慰于他，幼安能略减悲怀与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回

平戟三慰友劝游 杜少牧别兄访学

话说齐氏眉站在楼下午膳已毕，正要回房与幼安商量，替天香画一西法放大遗照，谢义报称杜少牧与平戟三，前来探望幼安。齐氏因少牧与幼安是通家至好，戟三虽是初次到此，既与少牧同来，何妨请他上楼，免得幼安大病初愈，不便下楼会客。故即分付谢义请二人楼上相见，自己暂在楼下略坐。谢义答应，自去引领二人登楼，并先进房报知主人起身相迎。

戟三与幼安见面之下，说不尽许多别绪。幼安把自己患病，几乎不见故人的话诉知，并问少牧：“听说你家少甫等也沾染此症，不知近日可痊？何以好几天没有来了？”少牧道：“正因家下诸人患病，故而多天未至。刻下俱赖戟哥到苏医治，可保无妨。戟哥今日前来，一则闻你有意，故与我特来探访；二则意欲索取所服药方一视，替你悉心调理；三则闻桂姨身死，愿向你解慰一番。”幼安微叹道：“再休提起桂姨，真是出人意料。至于我所服药方，正要请教戟翁。”遂唤仆妇把服过各方一齐取来，双手呈与戟三逐纸看过。戟三说：“先前误服凉剂，真是可险，用麻黄的两贴表药，下得果甚的当。近三天的调理药方，依我看来，却又不甚得力，可要另开一方，以期早日复原。”幼安大喜道：“如此最妙。”并向麒儿一指说：“小儿也是喉症初愈，亦须费心一诊。”戟二道：“这是极便之事，何言费心二字。”遂替幼安诊过了脉，在桌上提起笔来，开方已讫，又与麒儿诊脉定方。

幼安令取天香服过的三纸药方与戟三瞧看，说：“伺服麻黄表剂，为甚天香不救？”戟三摇头道：“喉症似是而非者甚多，岂可执一而言？桂姨病中未曾诊视，何能悬揣？但古人说修短有数，此事只好付之达观，务须自己保重为是。”少牧道：“桂姨得病共有几天？怎的我处些些不知？”幼安将自己病重，天香求代，只三昼夜身热喉痛，便尔殒命的话一一告知，说罢，眼中又欲流下泪来。戟三肃然起敬道：“桂姨有此志节，真是可嘉。娶到这般侧室，甚为难得。你更该稍减悲伤，成全他一个求祷之心，方为不负，何得学儿女子态，可知他泉下难安。”少牧也极口赞叹天香不已，苦劝幼安稍释悲怀。幼安连声唯唯。三人谈了多时，戟三恐幼安过于劳乏，起身告辞，说明后仍与少牧再来。幼安问他在苏尚有一天就阁，可曾游过虎

邱山、沧浪亭等许多名胜？戟三说：“自到苏州，只因少牧合家抱病，未曾出游。如今须再稍住几时，且俟大家病愈，游个畅快。”幼安道：“果能多住数天，不论到何处游顽，倘我精神稍健，定当奉陪。”戟三笑道：“得你与杜氏弟兄一同做个乡导，再好没有。”说罢，与少牧握手出房。幼安要送二人下楼，二人执意不许，出了房门，一拱而别，幼安因呼谢义代送。不必絮表。

齐氏听少牧、戟三已去，并闻谢义说戟三开有两纸药方，上楼问幼安：“今天你父子服那个的药？”幼安道：“自然戟三医道高明，从前我在上海，见朋友中凡有疾病，必定请他看治，真能指到春回。我与天香多曾因病服过他药，立见奏效。今番若知早在苏州，请他到来，天香或者有救，也未可知。”齐氏点头称是，将方交与佣妇，令他速唤谢义照方购药，并令生好风炉，以便药到即行煎服。幼安自与戟三、少牧讲了回话，知己相逢，觉得甚是神闲意适，身子并不疲乏。齐氏见他甚不怕烦，遂将欲替天香画照之事说知，问上海那个画家画得最好。幼安道：“照片放大，上海共有三个法儿：一法是仍用照相机具照放，不论数十寸，多可放得；一法乃是油画；一法是铅笔写真，俱能丝毫不爽。铅笔的更是经久，一任年深月远，永不走色失神。若说何人画得最好，记得四马路大新街有个安徽人张桐山最擅此法，他润格上三十寸大的是六块洋钱。何不将照片寄到上海，请他赶紧一画，大约一礼拜可以寄回。”齐氏道：“铅笔画的能着色么？”幼安道：“一样可以着色，但是不着的妙，着了色不免有些俗气。”齐氏道：“画半身的好看，还是画全身的？”幼安道：“半身的觉得动目，竟画半身的好。”齐氏道：“如此，你今天可能写信，马上将照片寄去？迟了恐神回之日，不及悬挂。”幼安点头称是，遂当下写了一封便信，令齐氏将照片取来，用油纸包裹好了，写明信面住址，立唤谢义送到邮政局，双挂号寄往上海。信内写着：“此系姬人遗照，务望拨冗速绘，以便寄苏悬挂。”果然不到一礼拜已经画就，连原照仍由邮政局寄至苏州。

幼安父子这几日因服了戟三的药，身体一日好似一日，幼安已能下楼。接到那张画照，急与齐氏、麒儿展开同看，见当真画得神情毕肖，态度如生，只叹他少于口气，几像个活的一般。齐氏、麒儿连赞画得真好。幼安看了又看，想起天香在生，又不免伤心不已，就在这照片上面题了两首七绝，援笔写道：

短缘草草四年宽，散尽天香绮梦残。

今日画中留倩影，痴心还当在生看。

似尔知心有几人，凄凉对镜唤真真。

怜卿一半还怜自，恨海何从着此身。

写完，泪痕盈睫，几乎流湿笔尖。齐氏、麒儿见他又伤感太过，急忙将照收起，唤佣妇交与谢义，速至青阳地镜架店配面金边木镜，悬挂灵前。八寸原照收储箱内，不令幼安对镜思人。

光阴易逝，天香故世之后，神回已过，瞬息五七之期。众亲朋敬他为人，纷纷致唁。戟三、少牧是日也亲自往吊，见幼安病虽大愈，与他谈论之间，只要提起天香，便觉唏嘘欲绝，知他依然未能忘情。戟三因约明日同游天平山，与他消愁破

闷,并观万笏朝天,谒范文正祠。后天游沧浪亭,谒五百名贤祠。少牧更约再后天在留园设席小饮。幼安知道二人用意,并念戟三到苏以来,自己卧病在家,尚未稍伸东道之情,故约第四日在灯船备酒,游虎邱山,请戟三便饭,少牧与少甫作陪。彼此订期而别。少甫此时病早复原,所以天平山、沧浪亭、留园等处亦俱同往。

第四日偕至虎邱,幼安叫的是最出名小陈家的大号灯船,肴饌备得甚是精洁。四个人下船之后,船家问可要带局?众人俱因曾经沧海,回称不必,分付将船缓缓开行,沿途浅酌低斟,藉看七里山塘风景。船至虎邱停棹,四人上岸,经过新建的李公祠,进内游顽一回。戟三要到五人墓去,幼安说:“墓在普济堂对河,船已开过。”戟三问:“真娘墓在虎邱何处?”少牧道:“就在山上,我们上山去罢。”四人遂款步上山。到得山顶,戟三见烟景苍凉,动问幼安,知是发匪昧蹂躏所致。山侧有泉,已难汲饮,山头有塔,已不可拾级而登,只在平方无比的那块干人石上闲立一回,遥望狮子山正在面前作回视状,觉得吴谚有“狮子回头望虎邱”之语,真是不错,其余众山环列,一望在目。少甫弟兄指着此是何山,离此有多少远近,一一说与戟三得知。众人瞻眺多时,折至真娘墓侧。戟三见后人立着块“古真娘墓”的四字墓碑,甚易辨识,说:“古来名妓甚多,却除了西冷苏小、虎阜真娘,芳冢一抔,艳名千古,此外尚有何人?可知后世留名,人生真是不易。”幼安等闻言点头感叹。时见满山云气迷濛,天将下雨,幼安急邀众人入寺烹茶。果然大雨如注,足足下了一点余钟。只见山光滴翠,岩影浮青,比了初上山时,又换却一番眼界。雨止后,天已薄暮,船家来请下船。深幸虎邱并不是高山峻岭,雨后难行,四人携手下山,尚还不甚艰险。登舟之后,幼安仍嘱船家缓行,并令重整杯盘,复开夜宴,以尽一日之欢。故此回到阊门,已是定更将近,那天游得最是畅适。

少甫见这数日顽水游山,众人迭为宾主,自己尚未作东,因约翌日游穹窿山,也是船去,他做主人。穹窿离城较远,途中必须耽阁一宵。在船剪烛清谈,有时至船唇望月,饱看四山夜景,更觉得心旷神怡。少牧游得高兴,穹窿回后,索性约游无锡惠泉山,仍坐灯船前往,不趁小轮。路上往来共是三日,又在惠泉山下停了一日。少牧令船家备了十几个大瓮,满注惠泉水,并买了许多的惠泉酒,回去馈送亲友。戟三也因惠泉是有名的“天下第二泉”,爱他清冽无比,向少牧要了两瓮,预备带回上海。四人自游天平山起,先后一连游了十日。幼安每天与知己徘徊,始把伤悼天香之意,不知不觉的十分中减去五分。

戟三因到苏日久,今见幼安悲怀渐释,已可放心,故从无锡返苏之后,告知杜氏弟兄便欲动身赴申。少甫尚要约他与幼安共游光福,戟三说留些胜地下次再游,决计后日定要起程。少牧知他素性,不便强留,因与少甫约他明日在聚丰园常熟酒馆,置酒饯行,并与幼安说知。幼安闻戟三动身,甚是惜别,又因杜氏弟兄明日已在聚丰园定下饯行酒席,自己要饯只能后天,不知戟三可能多住一日。那天故在聚丰园席上当面约他,明晚在德花楼叙别。戟三因轮船开放必在日间三四个点,再四力辞。幼安道:“人生难得乃是知己,此次我们分袂之后,不知何时再晤,明儿务必一叙。”戟三不便过却,想出个两全之法,请幼安将夜酒改为午酒,饮

毕后便可下船。幼安大喜，当下点了一张菜单，差谢义到德花楼定好了菜，整备明日午叙。

那知这夜幼安在聚丰园良朋角饮，吃得不免过醉了些，酒能为人合欢，亦能触人离绪，饮到半酣之后，想起天香在日，每逢小醉归家，彼必起身慰问，并具茶果醒酒，夜半后更为煮粥充饥，如今扶醉而回，齐氏谅已安睡，虽有仆妇可唤，那能着意知心。顿觉惘然不乐，将杯向席上一放，几乎泪涌如泉，因恐戟三等众人瞧见，托称酒已过量，不能再饮，伏桌假寐。戟三何等精细，知他又触动悲怀，暗与杜氏弟兄说知，就此大家散席，并送幼安回去，一路用言劝慰于他。幼安回至家中，急切不能成寐。方才朦胧睡去，便从梦中哭唤天香。齐氏闻听大惊，高声唤醒了，问他今夜因甚如此悲感？幼安答称醉不能自主。齐氏想：“天香死已逾月，丈夫尚这样伤心，莫再闹出甚么病来。”心下甚是不安。最妙有人陪他出外去游顽一两个月，把悲悼天香之心冷他一冷，然后回家，方可渐渐的淡将下来。闻得谢义说，平戟三天要赴上海，何不劝他也到上海一游？听他时常说起，上海尚有凤鸣岐、熊聘飞等一班好友，此去尽可解得闷怀，岂不甚妙？打点了半夜主意，直等幼安鼾声微作，已入甜乡，方始放心熟睡。

明早起来，正欲用言婉劝，佣妇报称：“楼下谢义说，上海来的平大人与桃花坞杜二少爷，一同到此辞行，请少爷下去。”幼安怪二人来得好早，急忙梳洗下楼。戟三一见，先问昨夜回来身子可好，次说：“今天我与少牧有一句话要与你谈，不知你听与不听？”幼安道：“昨夜回家，贱体尚好。今日有甚见谕，当听的怎敢不听？”戟三道：“并非别事，我因来苏日久，今天必欲赴申，却要你与少牧送我一程，同往上海。少牧已经应允，不知你心下若何？”幼安听说话来得奇怪，尚没答他，少牧道：“安哥当真肯去，我一定也陪着同行，不信请问戟翁，行李已经收拾。”幼安诧异道：“你昨天没说起要到上海，怎的忽然而有此一举？”少牧微笑着：“上回我到上海，是你怕我荒唐，陪我同去，接我同回。此次戟哥邀你到申，是我怕你在申寂寞，故愿陪你同去。”幼安尚疑他是句顽话，因与他也作耍道：“再休提起，前次赴申，一去住了一年有余，累我与府上诸人担了多少心事，如今不去也罢。”戟三笑道：“从前是从前的少牧，如今可知已换了一个人了。莫说一年断住不到，并且此去尚还有桩正事，只要你答应肯去，我告诉你。”幼安道：“是甚正事，何不先与我说？”少牧道：“我实对你讲明了罢，昨晚你在聚丰园饮得有些酒意，心中可又感念桂姨？戟哥与我放心不下，故而送你回来。后来戟哥住在我家，说起你的身体虽已渐次复原，究竟大病之后，不可过于伤感，要想同你到上海耽阁几时，藉散闷怀。又恐将来回苏之日途中没人作伴，问我可肯同去？我听见了戟哥这话，便与少甫大哥商量，一来陪你做个游伴，二则目今有志之士，喜见新学盛行，科举将废，没一个不跃跃欲试，愿习人间有用之学，愿读世间有用之书，上海为人才荟萃之地，最多新学中人，意欲访个有本领的拜他为师，研究新学，虽不求功名显达，或不至溷陋贻讥，真是一举两得之事。只虑少甫大哥性情有些古执，不许我易辙改途，那知大哥也因新学风气大开，且见近来各府州县设立学堂，俱课